

姒锦 著

①

他，寡言少语间吐字字珠玑。
他，不展情绪时已落子千里。
他，不声不响中将全部倾注。
他眼中，万丈繁华兴盛，都是过客，
他眼中，千里江山如烟，唯她是真。
他眼中，这一世，
有她欢喜，无她不全。

且把 年华

赠天下

之

点红妆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姒锦
著
①

且把 年华

赠天下

②

点红妆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且把年华赠天下之点红妆: 全3册/ 姒锦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253-3

I. ①且… II. ①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77361号

书 名 且把年华赠天下之点红妆
作 者 姒 锦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崔 悦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700千字
印 张 46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253-3
定 价 79.80元 (全三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1
以毒攻毒	
第二章	42
生米与熟饭的妖娆	
第三章	81
初体验	
第四章	121
一个温柔了岁月，一个惊艳了时光	
第五章	160
卿卿我我，意浓浓	
第六章	201
上善若水，大爱无言	

目录

CONTENTS

第七章 243

上阵不离夫妻兵

第八章 284

蓬头垢面，也美冠天下！

第九章 324

因为在意，所以残忍

第十章 366

阴山之危

第十一章 406

翻手云，覆手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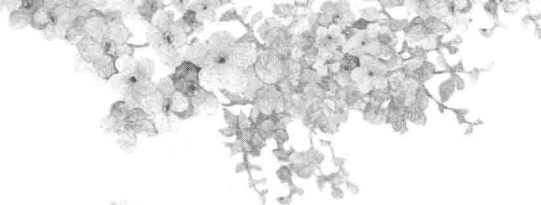
第十二章 447

为爱执念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三章	489
三日三生三世	
第十四章	534
长歌扼腕	
第十五章	568
顺手栽赃	
第十六章	608
素手一翻，风云反转	
第十七章	645
清算	
第十八章	678
人一入戏，必有惊变	



第七章 上阵不离夫妻兵

“殿下，是我！”是晏二鬼的声音。

夏初七满脸通红地从赵樽怀中起身，乖乖坐边上。

晏二鬼进来了，向赵樽请了安，将手里的两份文书递了上去。其中一份是从辽东战场传过来的。陈大牛在信函里说，辽东战役就要收官，他已经向朝廷请命，尽快率部开赴漠北，配合他攻打哈拉和林。

还有一个消息，漠北草原上有十二个零散部落联合成立了一个汗国。他们为了筹集过冬的粮食，时不时轻骑绕到山海关一线，打劫大晏的老百姓，已经成为了永平官府的心腹大患，北平布政使马成弘请求赵樽派兵铲除。

赵樽看过，放在案几上，瞄了晏二鬼一眼：“知道了，你先去吧。”

在过去一年多的战役中，晏二鬼立了不少战功，得到赵樽的提拔，如今已是五军营的副将，按理来说这样传递文书的工作，不应当由他来做的。所以，夏初七猜测他主动拿文书来，肯定有事。可吭吭哧哧半天，他那手在怀里摸了又摸，还是什么话都没有说出来就垂下了脑袋：“那殿下您忙，末将告退。”

看着他就要退出去的身影，夏初七有些不忍心了。她知道，今天是丫丫满周岁的日子，他可能是有什么话要说的。但在此事上，他一直觉得理亏，又不敢开口。

“鬼哥，等一下！”她嘻嘻一笑，喊住了他，好心提醒：“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没有说完？”

晏二鬼不安地搓了搓手，瞄向赵樽阴晴不定的黑脸，好一会儿，像是横下心来，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走回来放在赵樽面前的案几上：“殿下，这个是……是我做的。殿下捎、捎家信回京的时候……顺便帮我捎给……给丫丫。”他说得支支吾吾，满脸涨红。

丫丫如今的身份，与他隔了十万八千里，即便他是丫丫的亲生父亲，想要表达一点心意，也是千难万难。夏初七看见他粗糙得起了豁口的手心下，是一串打磨得光洁如玉的狼牙。可它又不是普通的狼牙，因为每一颗狼牙上他都用刀雕刻出了不同的图案，雕工很粗糙，却是他全部的心意了。

狼是北狄人的敌人，也是朋友，在他们看来，狼是坚强和勇敢的象征，狼牙是狼身上最为坚硬的部分，草原人相信戴上狼牙，不仅可以避邪，还能获得神秘的力量，所以，狼牙也是极珍贵的东西。

“给丫丫的？”夏初七问着废话，心里却另有思量。

前些日子，她就听人说晏二鬼没事的时候总出去转悠，原来就是为了杀狼取狼牙？二鬼的表情证明了她的猜测。可他咬着下唇，眼皮却垂得很低，声音里也带了一丝微微的落寞。

“孩子一周岁了，我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给她，也不配给她……这一串狼牙……就拜托殿下了。”他深深作了个揖。

见赵樽不答，夏初七好心地接了过来：“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多谢王妃。”

在没有人的时候，与赵樽处得好的几个人，私底下偶尔会打趣叫夏初七做王妃，夏初七习惯了他们这样叫，也不觉得奇怪。可此刻看着二鬼尴尬的样子，她心里有点不忍，手肘捅了捅赵樽，笑眯眯地说：“没事没事，一家人嘛。”

“呵，末将告退！”

晏二鬼就要转身，赵樽却终是叹口气。烛火下的脸，冷漠也严肃：“二鬼，东西我会带。可旁的，只能靠你自己。”

“末将知道了。多谢殿下。”晏二鬼没有抬头，转身大步出去了，背影越发挺拔。

夏初七瘪瘪嘴，心里感慨，不知道他们一家三口还有没有团聚的一天了。看现在的形势，丫丫成了贡妃的养女，未来的日子，老皇帝重新为赵梓月指婚，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她想着，瞄向赵樽，见他不动，不由撇了撇嘴：“鬼哥立了这样多战功，你不能请求皇帝将公主许给他吗？”

“请过旨了。”

啊的一声，夏初七圈住他的脖子：“赵十九，你真好。结果呢？皇帝怎样说？”

“陛下的心思，说不准。”他的声音很淡。

“哦，这样啊！”夏初七落寞一叹，随即见他黑着脸，又嗤嗤一笑，故意把一双冻得发凉的手伸到他的脖子里，逗着他：“那你说，皇帝陛下知不知道诚国公府那个得了天花一直未愈的景宜郡主，是个冒牌货？”

赵樽嗯了一声，淡淡剜她一眼：“极有可能。”

微微一怔，夏初七心底有点儿发毛：“不是吧？那他为什么不动声色？”

赵樽面色极淡，似乎不想说这个问题，只一把扯她过来，坐在怀里，顺便捏了一把她的脸：“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些事，不必你操心。阿七还是考虑一下，今夜如何安抚你家爷才是？”

夏初七后仰着头，抿唇看着他，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浑蛋！”

“浑又如何？”

听他无波无澜地开上了玩笑，夏初七也轻松起来。她本就是一个乐观的人，向来以

为这世上没有解决不了的事，今天更是不必操明天的心。她莞尔看向面前的家伙：“赵十九，我好怀念你当初一本正经的样子。”

她说得很无辜，赵樽回答得更无辜：“自从被你带坏，爷从此便走上了不归路。”

“你自己越来越坏，还敢赖我……啊！”夏初七低低抽气，身上倏地一凉，才发现他的手比自己还要冷，却故意伸入她身上取暖。啊了一声，她咬牙瞪他，他却含笑不语，她只能无奈地低叹：“好吧，算你狠！”

从建平那个暧昧的夜晚开始，赵十九还是一如既往的高冷正经，可那都是表面。私底下，他似是迷上了那个活动，只有两个人时，总会用各种歪理邪说来迫她就范。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他脸皮一日比一日厚不说，正当龙精虎猛的年纪，精力也是无穷无尽，哪怕刚刚打完大战下来，也折损不了他的兴趣，非得让她做那样的事，被夏初七无奈地戏称为“一匹奔腾在漠北草原的无耻之狼”。可不论她说什么，十九爷都不以为意。偶尔还会用极无耻直白的语言告诉她，例如他难受了不好上战场，容易出大事，会性命不保云云。

每次他的理由，就让夏初七无法招架。

就像此时，他冰凉的手取着暖，目光却满是正经：“过几日雪小一点，又得与哈萨尔周旋，只怕没时间了。”

“装，你就知道装！”夏初七狠狠嗔他，可被他有意无意拨来拨去的身子，火也烧旺了。这一年多来，两个人之间除了没有突破最后一道防线，该做的事，不该做的事都做过了，也没有什么可害羞的。

她翻一个白眼儿，开始与他讲价：“手五十，口一百，你自己选。”

他低低一笑，喉咙发紧：“这样便宜？”

夏初七得意了，下巴一抬：“我说的是黄金。”

“行！”他声音暗哑，一口叼住她的耳垂：“不过得欠账！”

“你个无赖，你都欠我多少钱了？”

“你说多少，便是多少！”

某人热血直往上涌，如今这情形，不要说黄金，即便是她要天上的星星，要整个天下也不是不可以。

漠北大雪飘飞，此时的京师，也已经入冬了。

谨身殿里，喜气洋洋。

原来在大晏统一了中原之后，北狄被迫退入漠北，但以前北狄的属国高苍仍然依附于北狄，不肯承认大晏的统治地位。然而如今，在定安侯陈大牛收复辽东之后，高苍国王看出势头不对，遣使入京，直言附属于大晏，便恭请大晏皇帝为他们的国王和皇子进行册封，并且还提出要将高苍国最美丽的两位公主与大晏联姻，以结秦晋之好。

纵观历史，宗藩关系的稳固，都是以联姻为基础的。嘴上说得再好，条约定得再好，都不如彼此有了亲戚关系牢固。

“绵泽，此事你如何看？”

看着日益成熟的孙儿，洪泰帝眸中满是期许。在赵绵泽理政这一年时间里，国泰民安，物阜民丰，他很是满意，也庆幸当初自己的决定。他一向奉行乱世用重典，但盛世必须靠仁厚治国。在他看来，赵绵泽或许缺少一点指点江山的气概，可治理江山却最是适合。

“但凭皇爷爷吩咐。”赵绵泽亦是笑着回答。

“马上派遣使臣去高苍国颁旨。另外，高苍公主的事……”他迟疑一下，瞥向赵绵泽：“一个许给你做侧夫人，也不算辱没。另外一个嘛，依朕看，不如就赐予定安侯做正妻，也算是我大晏对高苍的重视。”

赵绵泽眸色一变，猛地抬头：“正妻？”

“你有异议？”

喉咙一咽，赵绵泽低头：“孙儿不敢。”

洪泰帝眸子微阖：“等安定侯回京，朕要为他封官加爵。”

安定侯如今已是侯爵，再封官加爵，更是位极人臣了。赵绵泽知道他什么心思，目光微闪，只附和笑道：“皇爷爷所言极是，以安定侯的赫赫战功，他当得起。”

“嗯，下去拟旨吧。”洪泰帝满意地点了点头，没有吩咐具体的细则，便摆了摆手，径直去了云月阁喝丫丫小公主的周岁酒。这一年来，他很少过问国政，但赵绵泽事无巨细都会向他汇报，会征求他的意见。

送走洪泰帝，赵绵泽回了文华殿，吩咐了晚上宴请高苍使臣的事，又折返东宫书房。太子赵柝故去已经一年多，赵绵泽也守孝了一年。可如今的东宫，却如同往日一般寂寥。赵绵泽大权在握，可生活却节俭有度，不像有的皇子皇孙，整日里游园耍乐，宴会不断，他相当自律，东宫里，半点喜庆都无。

书房里，赵绵泽坐在主位上，面带微笑：“子安，本宫派你前往高苍册封，你意如何？”

他的面前，是今年的新科状元兰子安。他是锦城府濠年村人士，乡试解元，会试会元，殿试策问深得洪泰帝赞誉，得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不仅是大晏历史上第一个连中三元的状元郎，还在县考、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六首。因他实有大才，在翰林院行走不久，就被赵绵泽破格提拔到礼部，补了礼部右侍郎的空缺，并召至文华殿，成为了他的心腹重臣。

礼部官员前往高苍国颁旨，合情合理，兰子安没有犹豫，只躬身回答：“臣必不负殿下所托。”

“另外……”赵绵泽召他上前两步，目光沉了些许，唇角仍然带着笑：“如今安定侯功勋盖世，陛下又亲许他高苍公主为婚，实有大用。你此去高苍，必先在辽东见过安定侯，你且探探他。”

“殿下的意思是？”兰子安大惑不解。

“安定侯与晋王素来亲厚。”赵绵泽微微一笑：“若有一天，十九叔与本宫为敌，子安以为，手握重兵的安定侯，会相助本宫，还是会助晋王？”

【精彩评论】

JINGCAI
PINGLUN

当烟火绽放完美，当明月皓洁长空，当繁花开到荼蘼，当沸水翻滚情意，我们之间还剩下什么？什么天家凉薄、血海深仇、阴谋诡计，什么戎马倥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回首望去皆浮云。没有遗憾因为有她，没有扼腕因为有他，没有伤感因为有她，没有凄切因为有他。

——NANA

七七和十九的感情，历经初识时的互相猜忌、皇权争斗的倾轧、重重的生死考验、危难时刻的相依为命，他们之间没有甜言蜜语，没有你依我依，没有卿卿我我，有的是相互贬损的逗乐、危难时刻的相扶相伴、人群中相互深情凝望的心意相通，这样的感情是最最牢固的，这样的默契哪怕一个眼神便抵千言万语。喜欢似锦所描述的感情世界，人物形象饱满，性格鲜明，本性善良，又经历坎坷，小说的情节环环相扣，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遗落的梦